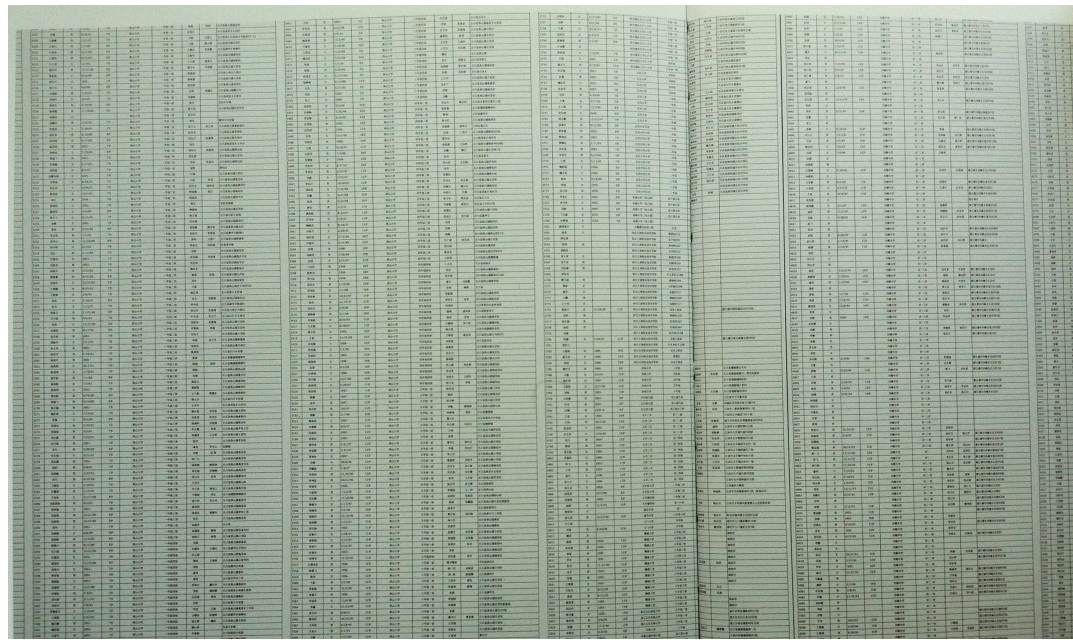


尊重生命，拒绝遗忘

——纪念汶川地震中遇难的孩子

本报记者 李占举



编者按：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四川汶川、北川发生里氏8.0级地震，地震造成69227人遇难，374643人受伤，17923人失踪。左图是中国艺术家艾未未的一件作品，作品的内容是在汶川地震中失去了生命的五千多个孩子的姓名。

母亲节本来是个温馨的日子，而今年的母亲节恰逢汶川地震五周年。五年过去了，这五千多个失去的生命，如果现在还活着，有的应该已经走进了社会，有的正漫步在大学的校园，有的还在享受童年的快乐——如果他们还活着，他们应该像初升的太阳、像春天的花朵，正在向世界展现生命的活力与美好。

然而，即使面对这些个这样美好的生命，仍然没有“如果”，他们离开了，留给父母“即使死了都无法忘却的痛”；他们离开了，本应留给活着的人更多的思考，但如果没有艾未未，也许他们连名字都没留下。

小鸟在天空飞过，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同样没有留下痕迹的，还有这五千多个鲜活的生命。

5月12日是汶川大地震五周年纪念日，也是今年五月的第二个周日——母亲节。据报道在汶川地震中共有约7000座校舍倒塌，在这些坍塌的废墟中，有超过5300名小学生遇难。用统计数字来总结受害人是冷酷而缺乏人情味的，而把受害者数量用一个约数来计算更是对生命的漠视。因为每个数字背后，是一个破碎的家庭，和一颗颗伤痕累累的心。如果我们有机会了解数字背后的故事，每一则都令人心碎。但在中国，五年过去了，关于汶川地震因校舍垮塌而遇难学生的具体人数和他们的名单仍是不能触碰的“雷区”。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们，是怎样熬过这过去的2000多个日日夜夜的？母亲节，这个原本值得庆祝的节日，如今却似撒向她们未愈合伤口的一把盐。

这世界上，也许有需要用生命去捍卫的真理，但绝不需要用生命来换取教训。在大自然面前，人是渺小的，很多灾难我们人类还无法避免，比方说地震。天灾固然难防，人祸应该可以避免的吧。尊重生命，我们就应该记住死于“人祸”的每一条生命和他们背后的故事。尊重历史，吸取经验教训，才能避免灾祸重演。五年过去了，汶川地震重灾区现状如何，那里的幸存者过得怎么样呢？据英国《星期日电讯报》刊登记者发自四川北川的报道——“看大地震五年后的地震重灾区北川”。“2013年5月12日，北川的废墟仿佛被时间冻结，几乎完全停留在2008年5月12日地震发生时的那一刻。北川是一个巨大的露天纪念馆，来客可以

见证第一手的破坏情况。

北川的地震幸存者已经早就离开了此地，重新被安置到了14英里外的新城镇，但是一个令人难堪的问题却一直徘徊不去：在中国这场自1976唐山地震以来的最严重自然灾害中，儿童们命运如何。

在地震中共有5300多个儿童遇难，许多死在了豆腐渣校舍里。至今他们的死仍然是汶川地震最能引起人们争论的话题。

北川的纪念文字中有详细的遇难政府人员名单以及完整详细的救援工作情况。但是对这些在地震中夭折的孩子却少有提及，在他们校舍坟墓处更没有永久性的纪念告示牌。

看来我们的政府，不是不可以弄清楚遇难人员名单的，政府工作人员的名册弄得，即便是五年过去了，孩子们的名册弄不得。在他们眼里，生命是不同的，政府工作人员的生命值得铭记，而死于“豆腐渣”工程的孩子们不值一提。

在这篇报道中，记者还观察到：“在每个坍塌的大楼外都有一块黑色的标志列举在地震中死亡的官员和在地震中立功官员的名字，但是在当年北川中学所在地却没有这样的标示，全校2900名师生据报有1300人在地震中遇难。在北川中学的旧址处有一个花园，但却没有任何东西显示在当地曾经发生的惨剧规模有多大，也没有列出遇难者的名单，甚至没有任何标志承认这所学校曾经的存在。北川永昌幼儿园的旧址也已经是杂草丛生的废墟。外面有一条白色的横幅要求来访者悼念在此地遇难的师

生，但是却丝毫没有介绍有多少人死去，也没有说明记录他们的身份。”这是一群被官方遗忘的生命，就连他们的亲人祭奠他们，都被强大的政府已维稳的名义给限制了。

据香港《明报》报道，今年48岁的周兴容，是一个在汶川地震失去孩子的母亲。她在接受香港《明报》电话采访时说，5月11日就有几十名国保及便衣人员围堵在家门外，告诉她“明天你不要去学校了”。她在电话中无奈地对记者说：“我已经被控制了..说话不方便”，并慨叹说“特别难受，孩子祭奠的日子都没有自由的权利。”

在汶川地震中共有约7000座校舍倒塌，而官方统计数字成超过5300名小学生遇难。因此有不少学生家长都一直要求当局彻查地震是否涉及“豆腐渣”工程。而中国官方至今仍未承认在汶川地震中倒塌的校舍存在质量问题。此外，一些曾公开质疑且致力于调查灾区学校豆腐渣工程问题的异见人士和遇难孩子的家长却被政府警告、控制甚至投入了监狱。

就在汶川地震五周年前夕，四川雅安又发生了地震，一些灾后重建的楼房在雅安地震中又是一震即垮，好了伤疤就忘了痛，5300多孩子的生命并没有阻止住豆腐渣工程脚步，天灾来临时，只能上演类似的悲剧，所谓“多难兴邦”，只是一句不负责任的搪塞。官方企图掩盖事实，但有良知的人们不会遗忘。

汶川地震五周年

本报记者 王璐

又是一年5月12日，让我们把时光追溯至2008年。五年前，一次地震让四川汶川悬遭受重创，让全世界的华人陷入无限的悲恸中。五年来，四川人不怕苦难，忍受悲伤，穿过煎熬，在物质和心灵上重塑自我，终于慢慢走出阴霾。小小英雄林浩早已长大，“芭蕾女孩”李月已经悄然开始更为坚强的生活……当年那些牵动人心的脸庞，那些备受瞩目的获救生命，如今都随着岁月一起长大，一起拥有新的生活。

时间飞逝，汶川地震转眼过去了五年，整整五年，歌舞已然升平，记忆不曾消逝。毕竟那一年，有太多的不幸，太多的死亡，纵使肉体上的伤口已经抚平，但那惨痛的记忆仍然难以忘却。尤其难忘的，是那些遇难的孩子。笔者有幸采访到一位曾在汶川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的志愿者，她含泪说道，五年了，坍塌校舍旁边一排排小小的书包和蜡烛在她的脑海中始终无法磨灭。四川当地有个小风俗，对于死去的孩子，要放鞭炮，所以在五年前的汶川地震中，每挖出一具孩子的尸体，人们就会放一个鞭炮，让这些孩子们在奔向天国的路上不孤单。

艾未未，一位写实派华人艺术家，在此也许我们都要向他致敬，因为他曾与一些志愿者一起调查汶川大地震遇难学生校舍工程质量，他走遍了除北川外的大部分灾区，用自己的体验和感受，将那些有质量问题的学生校舍钢筋打磨成型，做成艺术品。他用自己独特而客观的视角，将那些被地震毁损的废墟都收入他的纪录片中，五年后的四月到八月，他的这些艺术品被带到了美国，带到了印度。艾未未意识到问责不仅仅是追究某一个人的责任，而是每一个人都要负起自己的责任。“遗忘是回避伦理审判的技巧。作为国家的遗忘、作为社群的遗忘、作为个人的遗忘，都是伦理选择中的一种技巧。”

在印地的艺术博物馆里，艾未未的思想通过他的展览向每一个人诉说着。最震撼人心的是，当你走过那些幼儿园钢筋，有一整面墙上都是那些在地震中死去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孩子的名字和他们的年龄。里面有小到3岁的孩童，还有甚至没有年龄只有名字的孩子，旁边的喇叭里放出的是用带有悲伤的声音念出孩子们的名字，男孩子是男声念的，女孩子是女声念的。这些声音，那些名字，和身后那些废墟中被拣出来的问题钢筋，眼泪悄悄滑下，脑海中没有别的，五年前电视上的那些遇难的地震画面全部像幻灯片一样放出。

2009年3月13日，艾未未在其个人博客上公布了68份、共计1579位汶川地震遇难学生的名单，信息包括了这些孩子的姓名、学校、年龄和家长的联系方式。3月16日、17日，他又补充了两份共211位遇难学生的详细信息，总计1790位地震遇难学生。

五年了，这些孩子的名字被镌刻在艾未未的展览上，带到美国，带到世界，将不会被遗忘。笔者坚信，地震留下的绝不仅仅是悲痛，还会有深刻的教训；地震带走了遇难者宝贵的生命，但绝带不走与人们对他们的思念。汶川地震后的五年，是四川人民悲伤的五年，是四川人民努力的五年。活着的，逝去的，在这五年，没有人被遗忘，这仅仅是美好生活的又一个开始。

“永远都忘不了，除了死”



“我永远都忘不了，除了死。”5年了，面对丈夫的劝慰，失独母亲陈玉娟还是哭了。2008年大地震后，她失去了唯一的女儿。那是一个乖巧美丽的娃娃，她的掌上明珠。此后，因为健康状况，她无法再生育。

资料显示，汶川大地震后，有三成丧子母亲由于各种原因无法再生育，成为无子母亲。时间流逝，她们的伤口一直隐隐作痛：没了孩子，整个家庭失去了寄托，陷入茫然；有人夫妻关系恶化，继而离婚。此外，他们还面临着贫困、失业、养老等问题带来的巨大生活压力。

这是受地震创伤最深的一个群体。他们异常敏感、自卑，自我封闭。任何善意的安慰，都可能触及他们的痛处；出现在视野中的任何一个孩子，都可能刺伤他们的眼睛。

我们关注这一群体的震后恢复过程，希望能寻求途径为其提供更切实的养老和医疗帮助、更细致的心理服务，帮助他们减轻伤痛，重新寻找生活动力。

无法释怀的疼痛

2013年4月下旬，在都江堰的一个普通高层，46岁的王甫军小心翼翼地展开女儿的奖状。

这是他地震后从危房墙上抠下的两块碎片，勉强拼出一张完整奖状的

三分之二：“王玲同学，2006—200……三好……特此表彰……”。

5年前的大地震带走了他的女儿王玲。料理女儿后事时，小偷趁乱入户，偷走了这个残破家庭值钱的财物。只有王玲的奖状和多本相册被剩下来，成为这个家庭最珍贵的纪念。

打开相册，王甫军心绪复杂地翻看女儿的影像。呆坐在他一旁的妻子傅蓉，也拿起了一本相册，脸上看不出悲喜，一片茫然。

这些年来，她的神情，一直停留在5年前看到女儿遗体的那个瞬间。

那是2008年5月13日早晨四点半，大地震后的第二天。新建小学的废墟旁摆着几十个死去的娃娃，家长在其中扒拉自家孩子。王玲的舅舅突然说：“在这儿！”

11岁的王玲被找到了。她安静地躺在同学旁边，身上没有伤口，仅脚裸处有一处淤青，鼻鼻耳满是沙——她是在废墟中窒息而死的。她所在的新建小学五（一）班60个学生，死去的有56个。

看到女儿的遗体，傅蓉定住了。天空下着大雨，傅蓉的母亲练仕如在一旁大放悲声，傅蓉却一声都哭不出。家人找矿泉水给孩子洗脸，找床被子把孩子盖上，傅蓉一动不动。拉着女儿离开时，练仕如发现，她已经无知无觉。

几天后，新建小学的孩子被集中火化。不顾家人阻挠，傅蓉执意要去火葬场。傅蓉看着女儿，还是木然表情，“疯不疯，癫不癫”。练仕如边哭边劝女儿：“你哭嘛。”没有任何反应。傅蓉什么都不晓得了，像是一块木头。

接下来的两个多月，王家在公路边搭简易棚住。外来看望的医生和志愿者络绎不绝，除了一个志愿者，傅蓉几乎不跟任何人说话。有医生告诉练仕如：傅蓉的眼神不对了。要好好守着，别让她乱跑。

一晃，5年过去了。因崩塌而裸露的山体再度萌发了新绿，人们的简易棚换成了板房，又换成了楼房，只有傅蓉的情况依然如故。她寡言，少笑。在日常生活中，家人问一句，她答一句，从不主动沟通。

她的双眼总是通红——长期失眠，这是震后失独母亲的普遍症状。为照顾女儿，老太太练仕如在地震后

搬来与小两口同住。她带女儿去云南旅游散心，半夜几次上厕所，都看到女儿醒着，大睁双眼，不知道在想什么。

每天清晨，她带着女儿去家附近的体育场，跟中老年人跳跳坝坝舞。傅蓉做不好，有人发笑。母亲就指指自己的脑袋，人们心领神会。

回家后，傅蓉常呆坐在电视前，屏幕中再好笑的情节也引不出她的笑声。家人让她打毛线分散注意力，她乱戳两针，扔到一边。洗衣裳，过一次水就晒。有时练仕如帮着洗澡，傅蓉看到自己的剖腹产伤口，“心头又难受”。

对于以上种种，练仕如有时非常生气。实在看不下去，她就严厉指责女儿：“那么多人没了娃娃，都没像你这样子！”傅蓉沉默垂泪。再说，女儿就转过身去。练仕如如无法施施。

练仕如有时也会对女婿王甫军不满。失去女儿后，性格开朗的他似乎变了个人。住在板房时，早晨一醒，他就开始呼号，那是一种内心深处撕心裂肺的哀鸣，“就像鬼激到了”。他还用手猛烈捶打板房，板房几乎要被砸垮。

王玲喜欢照相，留下的照片不少于1000张。王甫军把它们扔在抽屉，几乎不敢看。他甚至删掉了手机上的女儿照片。一看到这些，他就想起她在学校废墟中挣扎的情景：“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她咋想？”

在内心，他一直觉得对不起女儿：“我们把她带到这个世界上，她却走得那么早。”

他有着深深的自责——如果自己能干一些，多赚点钱，把女儿送到好学校读书，情况也许会不同。他和妻子都从当地企业下岗多年。地震之前，他做着走街串巷的小生意，妻子是家庭主妇，经济情况不怎么好。

地震后，他和妻子住进了新的安置房。王家以前的房子在市中心，有68平米。地震后，按照政府规定，70平米内免费，其余面积补差价，王甫军补了一些钱，换了一套城市边上90多平米的高层。差价和简单装修的钱，主要来自女儿的抚恤金。

这让他更加自责：“什么都是女儿给我们拿生命换来的，我们在这儿享受。谁能接受？”（来源：中新网）

震后人生



2008年5月12日以前，代国宏是北川中学的一名高三学生，期望将来能找一份稳定的工作。5.12地震夺去了他的双腿。如今，代国宏是全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百米蛙泳冠军、百米仰泳季军、伦敦残奥会队员。（来源：新华网）



汶川地震，让朱明胸部以下无知觉。地震当天，是丈夫用手把她从废墟中挖出，然而2年后，丈夫离开了家。5年来，朱明时刻忍受着神经疼痛的折磨。朱明说她不怨丈夫，因为爱过，所以原谅。（来源：CFP视觉中国）



妈妈：李云兰，36岁，全职母亲。女儿廖冰，1997年10月5日出生，汶川地震中遇难。儿子：廖润慷，2009年10月19日出生。（来源：凤凰网）



“5·12”地震，四川渡口中学初三学生马健徒手挖出4小时救出废墟中的同学，获评“抗震救灾英雄少年”。2009年2月，马健应邀赴美参观了佛罗里达理工大学，该校校长安东尼当场承诺只要马健通过托福考试，该校就为马健提供全额奖学金留学的机会。2011年马健参加了托福考试，成绩不理想，但学校还是录取了他。（来源：中国新闻网）



任强，16岁，汶川威州镇人，在汶川地震中失去母亲，与姐姐任燕成为孤儿。过去五年中，姐弟俩辗转多地生活，艰难成长。（来源：南都网）